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陀思妥夫斯全集

罪與罰

全三冊 定價國幣貳拾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韋 叢 燕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2315)

第一章

接着與都麗亞和她的母親的不可避免的會晤而來的清晨，給本尼彼得羅維支以清醒的作用。事實上是討厭極了，他漸漸地不得不承認那僅在昨天在他看來還好像是空想與不可信的事，成為一件不可挽回的事實了。受傷的驕傲之毒蛇終夜噬着他的心。彼得·彼得羅維支起床的時候，他立刻照鏡子。他害怕他有黃膽病。不過他的身體直到此刻彷彿並未瘦損，彼得·彼得羅維支看着他的近來長肥的高貴的白淨的面貌有一會真正安慰了，因為他堅信他將找到另一個新婦，或者甚且更好哩。但是回想到他現有的地位，他轉向一邊，用力地唾吐，這惹起了他同居的年輕朋友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的一陣譏刺的微笑。那陣微笑彼得·彼得羅維支注意了，立刻把這記在皮對他的年輕朋友的賬上。他近

來記下了許多點反對他的。他想起他本不應當把昨天會晤的結果告訴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他更加倍生氣。這是他在性情上，由于衝動和易激，所犯的第二個錯誤。……並且，那一早晨，接二連三地不高興。他甚且發現他在大理院的一件法律案子上有一個障礙待他除去哩。他特別爲房屋主人所惱，那房屋是因爲他那迫近的婚姻而租的，自己化錢重新裝飾的；主人是一個有錢的德國商人，他不願接受把剛簽字的合同解除的意思，硬要沒收全數的錢，雖說彼得·彼得羅維支是把房屋實際重新裝飾了交還他。同樣地，傢俱商人不答應退還那已買下但還未搬往家裏去的傢俱，因分期付款而先付的一塊盧布。

「我要僅爲着傢俱的緣故而結婚麼？」彼得·彼得羅維支磨牙道。同時他心中又閃着一縷絕望的希冀。「那一切真能如此不可恢復地休了麼？另下一番努力沒有用麼？」想起都麗亞心中發了一陣癢病。他那時忍受着痛苦，如果驕把拉里科里涅珂夫殺掉便可把他殺掉，是可能的話，彼得·彼得羅維支便要踴躍地發出這個願言來。

「這也是我的錯誤，不給她錢，」當他灰心喪氣地回到萊比綏·亞利珂夫的房屋裏去的時候，他想到，「我為什麼竟是這樣一個猶太人呢？這是錯儉省！我的意思是想使她一文錢沒有，因此她們要依賴我如同她們的大神，看她們吧！呸！如果我化了一千五百盧布在她們身上，從洛普公司和英國鋪子給她們買妝奩和禮物，買玩具呀，衣箱呀，首飾呀，和所有那類的廢物，我的地位要好些而且牢固些。她們便不能那麼容易地拒絕我！她們是那種人，要覺得如果她們決裂的話，必須還錢和禮物的；她們便要看出難以辦到了！而且她們的良心要刺痛她們：我們如何能把一個直到如今都是如此慷慨雅量的人不要了呢？……哼！我鑄了一個大錯。」

彼得·彼得羅維支又磨牙，叫自己傻瓜——但是并不大聲，自然嚙。

他回家去，比先前加倍地着惱，生氣。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家中預備喪餐激動了他的好奇心。他昨天便聽說了喪餐的事，甚至記得，他似乎也在被請之列，但是因為他專心想著他自己的瑣事，就沒有注意這些。列沛惠克色里夫人在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往墓地去的時候，忙着佈置槓子，彼得·彼得羅維支向她打聽，他聽說這款待要成爲一件大事，所有的同寓人都被邀請了，其中有人還不認識這個死人，甚至於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也被邀請了，不管他先前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吵架，他——彼得·彼得羅維支——不但被邀請，而且被熱切地期望着，因爲他是馮客中之最重要的。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自己也被用大大的禮貌邀請了，不管新近的不快，因此她是非常忙着預備，而且對之真正取樂；她並且穿將起來，渾身穿着新的黑色綢衣服，而且她以此驕傲。這一切向彼得·彼得羅維支暗示了一個意思，於是他走進他的，或不如說萊比綏亞利珂夫的房裏去，有些沉悶。他得知拉思科里涅珂夫是要作客人之一的。

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一早晨都在家裏。彼得·彼得羅維支對於這位先生的態度是奇怪的，雖說或者是自然的。彼得·彼得羅維支從他來和他同居的那天起，便輕視他，恨他，然而同時他彷彿有些怕他似的。他並非來到彼得堡和他同居僅只由于吝嗇，雖說那或者是他的主要目的。他聽說過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他

曾有一次做過他的保護人，他是一個爲首的年輕的進步份子，在一些有趣的團體裏當着一個重要角色，其中的舉動乃是外省的傳奇。這深印于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心中。這些有勢力的無所不知的團體，牠們輕視一切人，揭露一切人，久已在他心中滯入了一種特有的但是十分茫然的恐懼。自然，對於牠們是什麼意思，甚至于連相近的觀念他都想不出來。他像一切人樣，聽說，特別在彼得堡，有什麼種進步份子，虛無黨等等，而且他也像許多人樣，把這些話的意義，誇張曲解到可笑的程度。在過去許多年他比任何事情都怕的乃是被人揭露了，這是他想起把事務移到彼得堡來使不斷地不安之主要的緣由。他怕這事，像小小的孩子有時受驚樣。幾年以前，他正走進他自己的事業的時候，他使遇見兩件案子，在這案子中，省裏頗重要的人物，他的恩人們，都被無情地暴露了。一次結果是被攻擊的人大大丟醜，一次結果幾幾乎陷人嚴重的困難。因爲這個理由，彼得·彼得羅維支立意到彼得堡的時候，便來研究這個題目，而且若是必須的話，以博得『我們的較年輕的一代人』的好感，來預防着難料的事情，關於這點他寧着安得列。

塞米阿羅維支，在他去拜訪拉甲科里涅珂夫以前，他竟拾得幾句流行的話了。他不久發現安得利·塞米阿羅維支乃是一個平常的愚人，但是這絕不能使彼得·彼得羅維支壯胆。即是他的確知道所有的進步份子都是像他一樣的傻瓜，那也不會解除他的不安的。安得利·塞米阿羅維支所以煩擾他的那一切王義呀，信仰呀，組織呀，于他都沒有興趣。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是想要立刻打聽出這裏發生着什麼事。這些人有任何勢力沒有？他有任何事情怕他們的麼？他們要揭露他的任何事業麼？什麼真正是他們現在攻擊的對象？若果他真有勢力，他能以將就親近他們，籠絡他們麼？是不是這就是要做的事情？他不能藉着他們得些利益麼？事實上有千百問題都自己來了。

安得利·塞米阿羅維支是一個血虧的患瘰癧症的矮小的人，長着淡黃得奇怪的肉丸式的頭髮，他非常以那為驕傲。他是一個書記，眼睛幾乎總是有什麼毛病。他心腸頗軟，但是自信，有時在言談中自負極了，這發生一種可笑的印象，和他的矮小的樣子不合。他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所最尊敬的富客之一——因為

他不醉酒 而日昭規矩付房租。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實在是頗愚蠢的；他由于狂熱而皈依進步與『我們的較年輕的一代人』的主義。他是無數的各色各樣的優子羣中的，無甚生氣的早產的，自負的，無甚教養的冶遊兒中的一個，他們皈依最時髦的理想，只要使之卑俗化，他們諷刺着他們所奉的王義，無論他們如何真誠地信奉着。

雖說萊比綏亞利珂夫十分溫和，他也開始不喜歡彼得。彼得羅維支了。這在雙方不知不覺地的發生了。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思想無論會如何簡單，他開始看出彼得·彼得羅維支在騙他，暗暗地輕視他而且看出『他不是止類的人。』他設法向他解釋福利耶的系統與達爾文學說，但是近來彼得·彼得羅維支開始太譏刺地聽着，甚且無禮。事實是他自然而然的開始猜想萊比綏亞利珂夫不僅是一個平常的愚人，或者還是一個說謊的人並猜想他甚且在他自己的團體裏也沒有任何重要的朋友 只是再三悞轉地拾人牙慧而已；並猜想大概他連他自己的宣傳工作都不大知道 因為他昏亂得太利害了。揭露任何人的底細他倒是一個不錯的人！順便說

「下，這是一定要注意的，彼得。彼得羅維支在那十天中熱心地接受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的頂奇怪的頌揚；比方說 當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稱贊他情願幫助創立新的「公社」，或自動戒除給將來的孩子施洗禮，取教名，或者果都麗亞在結婚後一個月要有一個愛人 情願默認，等等話的時候，他並沒有駁辯。彼得·彼得羅維支那般高興的聽他自己的頌詞，就是這樣的德性誘之于他，他都不嫌棄。

彼得·彼得羅維支那大早晨會上兌換些五厘公債票，現在他在棹邊坐下，細數那成捆的票子。安得列·塞米羅維支幾乎從來就沒有過一點錢，他在房裏走動，自己假裝冷淡地甚且侮貊地看着那所有的銀行票子。沒有東西會使彼得·彼得羅維支相信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能真正看着那錢而不動心，然而後者，在那邊，老是辛酸地想着彼得。彼得羅維支能以對於他懷着這樣的一個意思，而且或者高興有機會掙他的年輕朋友，向他提醒他的卑下以及他們兩人之間的大大不同哩。

雖說他——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開始詳說他的辯愛的題目，就是建設

一個新的特別的『公祖』，彼得·彼得羅維支看出來他是空前地激動而且漠不關心。在算盤珠子的啾啾聲中，彼得·彼得羅維支所吐出的簡短的話，顯露出明白的無禮的諷刺。但是『純正的』安得利·塞米阿羅維支把彼得·彼得羅維支的乖戾，諉之於他近來和都麗亞的決裂，急得發火，想要快些談論那個題目。他關於那題目有些進步的宣傳性的話要說，那會安慰他的可尊敬的朋友，而且『無疑地』要鼓勵他的發展的。

「在那……在那寡婦家裏預備着有一種什麼宴會，是不止？」彼得·彼得羅維支在安得利·塞米阿羅維支說到最有趣的一段時，打斷他的話，忽然問道。

「怎麼，你不知道麼？怎麼，昨夜我告訴你我對於所有這樣的禮節作什麼的感想。她也請你了，我聽說。你昨天和她說話了……」

「我絕沒料到那個乞丐似的女傻瓜把她從那別個傻瓜——拉思科里涅珂夫——弄的所有的錢都花在這頓筵席上。我剛才正驚奇，當我經過那里，看見那些預備的東西，那酒！有幾個人都被邀請了。這是怎麼回事！」彼得·彼得羅維

支繼續說道，他彷彿有什麼目的來從事于這場談話。「什麼？你說我也被請麼？那是在什麼時候？我不記得。但是我不去。我為什麼要去呢？我只是昨天順便和她說了一句話，說她或者能夠以一個公家書記的孤苦伶仃的寡婦的資格得到一年的薪水。我想她是因為那個緣故請我，是不是？He—he—he—」

「我也不打算去，」萊比綏亞利珂夫說道。

「不用說了，既然打了她一頓以後——你很可能躊躇的 he—he—」

「誰打的？打誰？」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狼狽，面紅。

「怎麼，你在一個月以前打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一頓。我昨天聽說是這樣的……那麼你的信仰就等於這樣呵……而且婦女問題也不十分有根據哩，he—he—he—」彼得·彼得羅維支好像舒服了似的，回去啣嗒算盤珠子了。

「那全是謊言和胡說！」萊比綏亞利珂夫喊道，他總是怕關於那題目的暗示。「一點也不像那樣，十分不同。你聽錯了；那是毀謗。我只是自衛。她向我撲來，起初用手指甲，她把我所有的頰髯都拔掉了……我希望自衛對於任何人

都是可以允許的，而且在主義上我絕不容任何人對我用暴力的，因為那是一種暴虐舉動。我怎樣辦呢？我只是把她推回去。」

「he—he—he！」盧辛惡意地笑下去。

「你老是像那樣，因為你自己生氣。……但是那是胡說，而且那與婦女問題一點，一點什麼關係也沒有！你不明白，實在，我常想，若果女子在各方面都與男子平等，甚至于在力量上（如同現在人們所主張的）在那上面也應當平等的。自然，我以後想，這樣的問題不應當真正發生，因為不應當有鬥毆，而且在將來的社會中，爭鬥是想不到的……並且想在鬥毆上找平等未免是一件怪事。我並不是那麼愚蠢……不過，自然是有鬥毆的……稍遲便沒有了，但是現時是有……可惡！把人弄得何等昏亂呵！我並不是因為那個緣故不去。我是在主義上不去，不參加紀念餐餚討厭的習慣，就是為着這個緣故！不過，自然人可以去笑牠的……很可惜，席上將沒有任何牧師。若果有的話，我一定去的。」

「那麼你是要坐下喫別的酒席，而且侮辱酒席和那些請你的人麼。噫？」

「一定不是侮辱，而是抗辯。我將懷着一個好的目的做去。我可以間接地幫助開化與宣傳的宗旨的。爲開化與宣傳而工作，乃是人人義務，越刻薄或者越好。我可以種下一粒種子，一個信仰的。……而且從那粒種子可生長些東西的。我如何會侮辱他們呢？他們起初可以生氣，但是以後她們便看出來我替她們作了一樁事。你知道 提列霸瓦（她現在在這公社裏）受人責備，因爲當她離開家庭而目：·伊獻·自己的時候，她寫信給她父母說，她不願照習俗地生活下去，正從事自由結婚 據人說這是太厲害了，說她本可以愛惜他們，寫得溫和些。我想，那全是胡說，並無須乎溫和，正相反，需要的是抗議。瓦倫結婚七年了，她拋捨她的兩個孩子，她在一封信上直告訴他的丈夫說：「我實在覺得了我和你一塊是不能幸福的。你欺騙我，用社的方法之另一種社會組織，你隱瞞着我，這我絕不能饒恕你的。我只是近來才從一位精神偉大的人那里得知道的，我把自己交給他了，並和他創立一個公社。我明白地說，因爲我認爲欺騙你，乃不是誠實。照你所認爲最好的做去罷。莫要想再把我弄回去了，你太遲了。我希望你將

幸福。」像那樣的書信正是應當那樣寫的！」

「是你所說的那個提列斯瓦舉行了第三次結婚麼？」

「不，那只是第二次，實在地！但是即使第四次又怎麼樣呢？即使是第五次又怎麼樣呢，那全是瞎話！若是我從來惋惜過我父母的死，那乃是現在，我有時想，若果我的父母活着，我要向他們發出什麼一種抗議呵！我要故意地做出種事情……我要教導他們！我要驚嚇他們！我實在可惜，沒有一個！」

「使之驚奇的——He-he——唔，隨口怎樣吧，」彼得·彼得羅維支插嘴道，「但是告訴我這件事，你認識那死人的女兒，那面貌嬌柔的小東西麼？他們關於她的話是不是真的？」

「這有什麼關係？我以為（這是我個人的信心）這是女子的常態。為什麼不呢？我的意思是說 *distinguons*（優點）在我們目前的社會上那並不是完全常態的，因為那是強迫的，但是在將來的社會上，那將是十分常態的，因為那將是自願的。就是照現在這樣，她是十分對的，她受苦，那是她的一種資產，若是可以

這樣說的話，是她的資本，她有充分權利來處置的。自然，在將來的社會上，便不需要資產，但是她的角色却有着另一種意義，合理的而且與她的環境符合。至於索菲亞·綏苗諾夫那個人講，她的行動我認爲是對於社會組織的有力的抗議。我爲這深深敬重她。我看着她時候，我實在快活？」

「我聽說是你把她趕出這寓所了。」

萊比綏亞利珂夫大怒。

「這是另一個謊言，」他叫道。「絲毫不是這樣的！這全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捏造，因爲她不明白！而且我絕沒有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戀愛！我只是啓發她，完全大公無私地，設法喚起她去抗議。……我所要的就是她的抗議，然而索菲亞·綏苗諾夫那本來無論如何不能仍舊在這里住的！」

「你請她加入你的公社沒有？」

「你老是笑，而笑的非常不合適，容我告訴你吧。你並不明白！在一個公社裏並沒有這樣的人物。公社的創立，就是不應該有這樣人物的。在一個社裏，這

樣的一個人物使本質地潛移默化了，在心里是愚昧的，在那里是明理的，在現在情形下是不自然的。在那個社裏便變得十分自然了。這全靠着環境。一切都是環境，人自己並不算什麼。我直到今天都和索菲亞·綏崑諾夫那有着友好的關係，這便是她從未認我爲錯待她了一個證明。我現在設法引她到公社裏來，但是等級十分，十分不同。你笑什麼？我們努力要創立一個我們自己的公社，一個特別的，範圍更寬。我們在信心上更進一步了，我們否認的更多！同時我在啓發着索菲亞·綏崑諾夫那。她有着優美的，優美的品格！

『你利用她的好品格麼，噯。He-he-』

『不，不！哦，不！正相反。』

『哦，相反！He-he he！說來真是一件怪事！』

『相信我！我爲什麼要裝假呢？事實上，我自己都覺得奇怪，她和我一塊是何等害羞，純潔，貞淑呵！』

『自然，你是在啓發她……He-he-he！設法向她證明她那一切的貞淑都是瞎